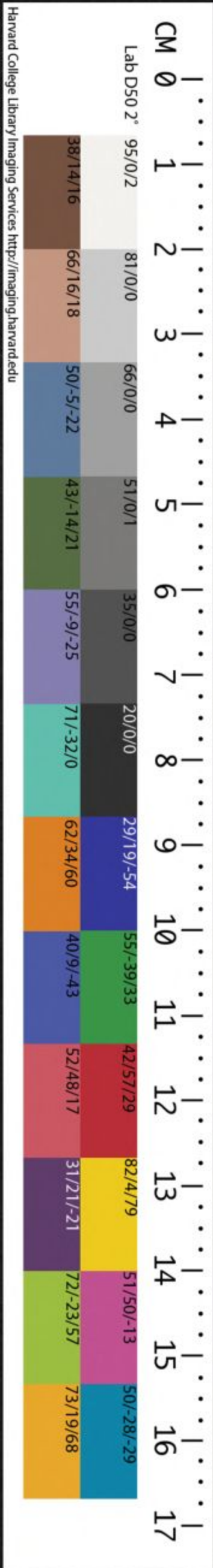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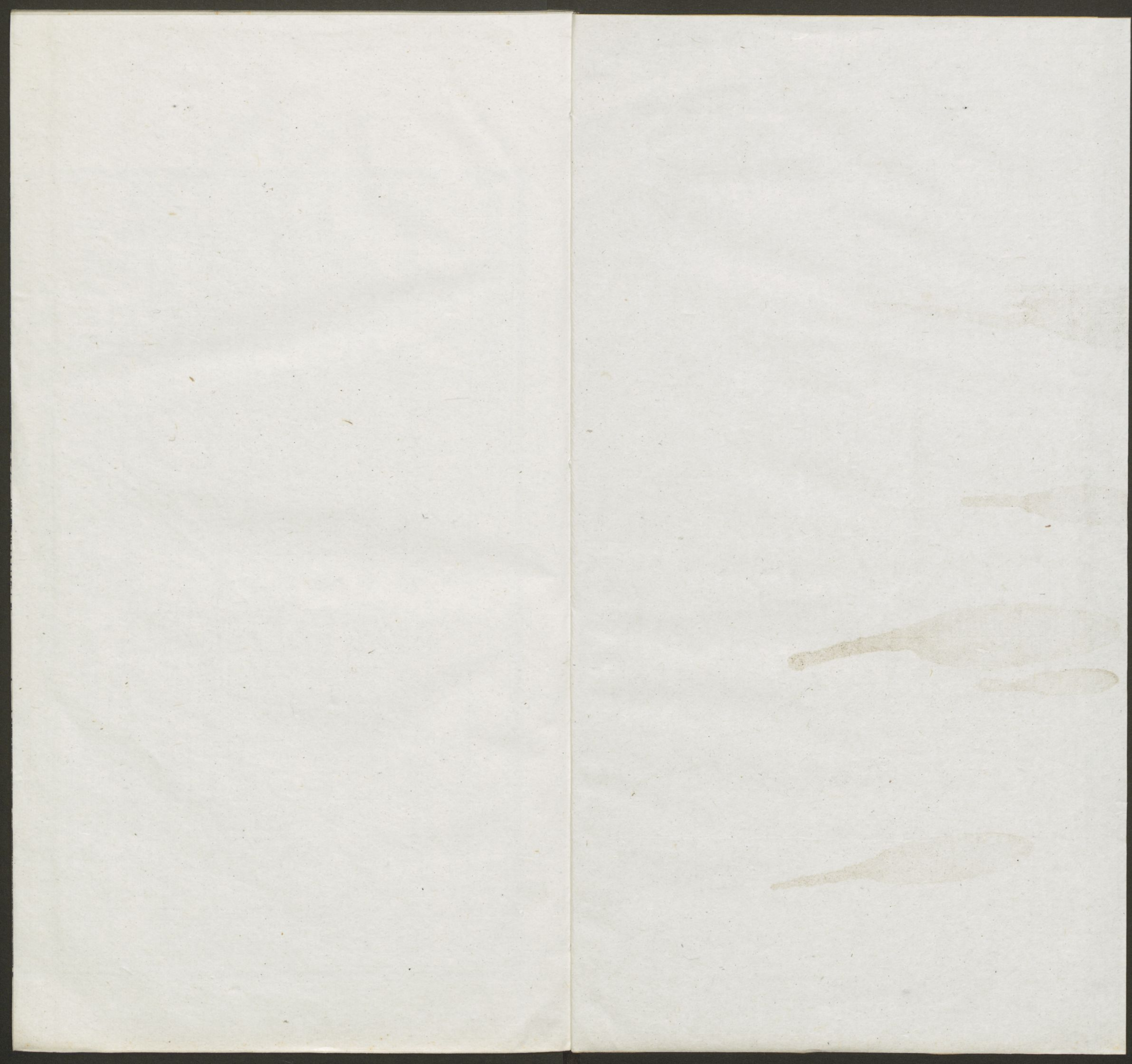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102

4664 / 4244A





論

夫古者稱拱初史修撰揚敷之於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
 開務文治敷陳修舉備舉萬民之用巖野以轉隨論風行遐邇以東
 才氣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猶有未盡者多起遠明經策者殊用向
 非極其精也勸勵法不遺餘之方在止京師四方之會大舉首善
 之地合三經籍古聖開其自新之學教化垂人材效以及外之遠
 也依聖治發明以博求通經之士前之則著於自草莽而置其數分
 數百千而後所定其以本官家制之優待列所存海濱之民既廣
 官則天下無類夫一始夫無所不有也事權行人志不為難之
 仁德至和三年所定史館下之世道之學固也其數數曰臣先以
 以之者以存心也其非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四

學校

宋太宗端拱初。史館修撰楊徽之。因次對上言曰。自陛下嗣統鴻圖。闡揚文治。廢墜修舉。儒學嚮臻。乃至周巖野以聘。隱淪盛科。選以來才彥。取士之道亦已至矣。然擅文章者多。超遷明經業者罕。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。師法不傳。祖述安在。且京師四方之會。太學首善之地。今五經博士並闕。其負非所以崇教化。獎人材。繇內及外之道也。伏望濬發明詔。博求通經之士。簡之朝著。拔自草萊。增置員數。分教胄子。隨其所業。授以本官。稟稍且優。旌別斯在。淹貫之士。既蒙厚賞。則天下善類。知所勸矣。無使唐漢專稱得人。太宗嘉納之。

仁宗至和三年。侍御史趙抃乞給還太學田土。房縉狀曰。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。莫非崇樹學校。教育俊良。以敦厚風俗之為急也。

後之苟簡淺末。有以庠序議治道者。咸以迂闊誚之。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宣。是猶却行而求前也。竊見京師太學。殆將廢弛。在慶曆初。朝廷撥田土二百餘頃。房緡六七千。入學充用。是時供生員二百人。後米陳旭判監。贍養生亦不下百人。近胡瑗管勾。已逾三歲。纔贍及掌事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。又自今年春夏已來。一切停罷。令自供給。所以然者。蓋向前所賜田土房緡。並卻係國子監拘收。占吝。近聞吳中復論奏。乞依舊還太學。至今多日。未蒙施行。臣愚以謂。今若田土房緡不還太學。則無由贍養生徒。不贍養生。則將見其紛然引去而之四方矣。如此。則太學遂廢。伏惟陛下聰明仁聖。凡輔弼臣鄰。日欲致君於堯舜。今使太學遂廢。將不及商周之治。如之何。唐虞之庶幾哉。伏望特賜聖旨指揮。以先所賜田土房緡給還太學。依舊許令修完齋舍。贍養生員。教育漸磨。一變至治。庶使本朝尊儒重道。興學育材之盛。不愧於古之治世矣。

嘉祐元年。歐陽脩上奏曰。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。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矣。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。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。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。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。其言雖殊。其意則一。陛下慎重其事。下其議於羣臣。而議者遂欲創新學。立三舍。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。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。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。聽其言則甚備。考於事則難行。夫建學校以養賢。論材德而取士。此皆有國之本務。而帝王之極致也。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。蓋以古今之體不同。而設施之方皆異也。古之建學取士之制。非如今之法也。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。遲速異宜也。夫立時日以趨事。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。為政之法也。故政可速成。若夫設教。則以勸善興化。尚賢勵俗為事。其被於人者漸。則入於人也深。收其效

者遲。則推其功也遠。故常緩而不迫。古者家有塾。黨有庠。遂有序。國有學。自天子諸侯之子。下至國之俊選。莫不入學。自成童而學。至年四十而仕。其習乎禮樂之容。講乎仁義之訓。敦乎孝弟之行。以養父兄。事長上。信朋友。而臨財廉。處衆讓。其修於身。行於家。達於鄰里。聞于鄉黨。然後詢於衆庶。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。始謂之秀士。久之。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。久之。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。久之。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。然後辨其論。隨其材而官之。夫生七八十歲而死。者。人之常壽也。古乃以四十而仕。蓋用其半生為學。考行。又廣察以鄰里鄉黨。而後其人可知。然則積德累善如此。勤而久。求賢審官如此。慎而有次第。然後矯偽干利之士。不容於其間。而風俗不陷於偷薄也。古之建學取士。其施設之方如此也。方今之制。以貢舉取人。往者四歲一詔。貢舉。而議者患於太遲。更趣之為間歲。而應舉之士來。

學於京師者。類皆去其鄉里。遠其父母妻子。而為旦暮干祿之計。非如古人自成童。至于四十。就學於其庠序。而鄰里鄉黨。得以衆察。徐考其行實也。蓋古之養士。本於舒遲。而今之取士。患於急迫。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。臣請詳言方今之弊。既以文學取士。又欲以德行官人。且速取之。歟。則真偽之情未辨。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。修德行。反以利誘人。為矯偽。此其不可一也。若遲取之。歟。待其衆察。徐考而漸進。則文辭之士。先已中於甲科。而德行之人。尚未登於內舍。此其不可二也。且今入學之人。皆四方之游士。齎其一身而來。烏合群處。非如古人在家。在學。自少至長。親戚朋友。鄰里鄉黨。衆察。徐考其行實也。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。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耳。然則同學之人。蹈利爭進。愛憎之論。必分朋黨。昔東漢之俗。尚名節。而黨人之禍及天下。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。而相訾也。此其不可三也。夫人

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。則守常循理。無異衆人。苟欲異衆。則必為迂僻竒怪。以取德行之名。而高談虛論。以求材識之譽。前日慶曆之學。其弊是也。此其不可四也。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。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。則實行素履。著於鄉曲。而守道丘園之士。皆反見遺。此其不可五也。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。而不知其士行。遂嚴其法。使各歸於鄉里。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。云欲考其德行。若不用四方之士。止取京師之士。則又示人以不廣。此其不可六也。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。在知其意。達其理。而酌時之宜。大抵古者教學之意。緩而不迫。所以勸善興化。養賢勵俗。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。急功也。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。立為三舍可也。復五經博士可也。特創新學。雖不若即舊而修廢。然未有甚害。創之亦可也。教學之意。在乎敦本而脩其實事。給以糗糧。多陳經籍。選士之良者。以通經有道之

士為之師。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。黜去之。則在學之人。皆善士也。然後取以貢舉之法。待其居官為吏。已接於人事。可以考其賢善優劣。而時取其尤出類者。旌異之。則士知脩身力行。非為一時之利。而可伸於終身。則矯偽之行。不作。而偷薄之風。歸厚矣。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。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。其說各異。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。是欲盡衆人之見。而採其長者。故臣等敢陳其所有。以助衆議之一。非敢好為異論也。伏望聖慈。特賜裁擇。

七年。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。臣伏見國子監直講。見缺數員。久而未補。蓋以近制。須年四十以上。及進士九經出身。方得為之。臣愚以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。可為師表之人。不當限以苛法。若不察其人之賢愚。而惟年齒出身。則其間雖有德行如顏回。經術如王弼。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。又舊制。學官皆先試講說。然後就職。近歲此法亦

因循不行。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。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
京朝官。選人有德行經術者。具姓名聞奏。更不問年紀及出身。其國
子監所舉者。委學士或舍人院試。兩制以上所舉者。委國子監試。並
須衆官聚廳。平舉疑義。面試講說。擇其義理精通者。保明聞奏。方降
勅差除。若德行邪僻。經術荒謬。而輒敢舉薦保明者。並乞嚴行朝典。
仁宗時。諫議大夫夏竦請興學校。疏曰。臣聞古之教者。家有塾。黨有
庠。術有序。國有學。禮樂之始。教化之倫。於是乎在。五帝有成均之名。
虞夏貴膠庠之禮。周監二代。四郊立學。漢氏握符。雅尚學校。元帝不
限博士弟子之員。孝明教授期門羽林之士。永平之際。揖讓興焉。李
唐好文。崇設兩監。不游太學。以為恥。旋及叔世。事亦陵遲。國家法遵
典故。惟遠是圖。時文載郁。化成天下。但謹教勸。學有殊經。意設廣文
之館。列博士之員。胄子惰尚齒之禮。中年廢考校之規。或有生徒。隸

名而已。故儒雅之士。厭其同方。由是九州罕修學校。蜀郡墜文翁之
訓。豫章隳范甯之制。太守但思於固祿。刺史不聞其興學。遂使邊遐
之俗。罔知鄒魯之風。冠帶之民。安有孩歌之化。雖間有雋材。而罕聞
師訓。執泥經指。不知所裁。伏願陛下稽考古義。恢崇人文。明太學之
道于中。廣庠序之學于外。分命郡國。各置學官。講信修睦。以裨教化。
無使子衿之詩。復歌於聖代也。

張方平上論曰。臣聞古之王者。建國君民。教學為先。古之教者。家有
塾。黨有庠。術有序。國有學。夫其造育俊選。以成官材。是三政之基也。
上賢崇德。正君師父。兄之尊。是設教之本也。合射習鄉。脩揖讓。弦歌
之節。是禮樂所成也。養老合語。享孤念功。是仁義所起也。出師受成。
執訊反告。是廟堂之嚴也。選習材能。以助祭事。是宗祊之重也。蓋三
王四代。盛德之世。上自天子。外及諸侯。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。未有

不以學為先也。周官曰。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。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。以正齒位。文王世子復載諸侯群吏養老之事。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。咸與太學同制矣。周衰天下大亂。干戈日用。而列國之學猶廢。故子衿刺其不修。左氏美其不毀也。漢文翁首建黌舍於蜀郡。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。而公卿大臣名儒隱德。咸有門弟子。橫經傳道。書名錄牒。或數千人。至于東都。學士寔盛。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。其議論依於王制。朝有名教之勸。士篤去就之行。及桓靈失御。姦亂滔天。王綱解絕。民勢版蕩。而賴正人持救。義士奮拯。支壞扶顛。更延餘曆。雖腥德已塞于上。而清議不敗于下。豈非教學之功。漬染深厚之所致歟。江左晉氏。范甯立庠序於豫章。庾亮起講舍於鄂渚。然倡而不和。絕而不續。尋復廢圯。諸生解散。以是而觀時之風。政其可知也。惟我治朝。據宸立極。丕冒出日。同文一軌。鳥言

鳩舌。知誦簡冊之言。懸首卉裳。感襲端甫之服。奎壁有爛。河洛發祥。文物炳然。儒碩挺出。故學校倣落手。淮渙續興乎邾鄆。摹規大於齊魏。弦誦聞於江浙。樂善之吏。經營其闕。民悅獻力。不令景從。庠序之制。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。自非朝廷以道德風示四方。以禮義薰襲齊人。又安得不言而化。如草偃風行。若是之速乎。然臣聞一闕之市。必立之平。一卷之書。必立之師。周典以本俗六安萬民。其一曰。聯師。儒記曰。凡學之道。嚴師為難。師嚴然後道尊。道尊然後人知重學。今學宮盛立。而師位尚虛。諸生抱經。血然無主。時敏厥修。雖得樂群之所。必有正業。曷取函丈之間。且夫百工衆伎。必有師匠。緇黃所聚。輒立師長。况夫學者為國造士。使民興仁。所傳者累聖之格言。所習者先王之正道。師教不立。學乃虛器。夫三代而下。治道淳優。儒雅尊博。莫如二漢。自文武之世。屢下詔書。勤命郡國。勸使立學。而終不能興。

自餘歷世。小雅蕩然。故弗論矣。今天下承文明之化。庠序修立。乃盛於兩漢。朝廷宜遂成其善意。樂以成之。顧同不急之務。視之弗篤。豈國家尊道育材之意哉。間者近甸數郡之學。雖為除手。講官旋復。廢以吏職。攬簿領之不暇。何圖籍之能精。且國家奄有萬邦。吏員至衆。山澤津途。百家之聚。雖刀可斂。必遣王官。惟是膠庠。主道所在。顧一士之廩祿。廢微政之本原。豈朝廷貴教化而賤貨利之意歟。臣愚以為宜委清望近臣。上從朝列。下逮選曹。舉經術篤行之士。凡立學州郡。悉為選官。依其資任。優其稍祿。夫張官布職。散劇擊時。略之則輕。屬之則重。貴之則人必同趨。簡之則衆斯共薄。事無大小。柄其事則權歸。任無高卑。委其任則效立。臣愚以為欲使師禮嚴重。道訓尊立。在乎使之專治學政。主領學徒。勤良者旌而異之。悖惰者簡而黜之。及賓興之時。必參以學官之論。其嘗簡黜者。弗在蒸髦之選。其嘗旌

異者。必預充庭之貢。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。其尤通博於講議。勵精乎教育。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。上之特賜獎諭。或有賜焉。太學員缺。即以充選。且制使才名之士。不歷學官者。不得入乎館閣。入館閣者。必先歷學官。猶近制先倅郡而後得補憲臺三院也。如此。則清流美士在乎學矣。自然師道尊而教立。士業成而行修。禮義達乎閭巷。德化漸乎州里。國獲良才之用。民得善吏之庇。三綱以正。五教用成。弦誦聞乎四方。道德行於天下矣。

方平又上論曰。臣聞古有四民。皆世其業。則象賢世祿。為古之道。然三王四代。必教諸學。藝成德就。乃辨材而官之。故舜命夔。典樂教胄子。夏氏大小之學。商人左右之序。皆所以教國子也。周官大司樂。掌成均之法。以治建國之學政。而合國之子弟。主太子。王子。群后之世子。卿大夫。元士之適子。國之俊選。皆造焉。崇以詩書之教。詔以德行

之嫩。干羽絃誦。凡學必時。脩六禮以節其性。明七教以興其德。比年
考校。至于大成。然後論材定位。而官使之。漢制中二千石。九卿得任
子弟為郎。或没于刺守。名績流著。亦蒙恩典。錄其後嗣。凡三署郎。悉
屬光祿勳。更直宿衛。歲察廉茂。舉四行。才迹優顯。始蒙選。舉銓居高
第。方出補長丞。下自魏晉。迄于唐朝。臣僚有功利及民勞。效在國。始
被恩澤。賜一子官。褒勸勸賞。其義甚大。臣竊觀朝制。凡職。參侍從。班
在兩省。無間中外。歲至誕節。輒任京官一人。郎官卿監。外臺廩刺。凡
及郊禮。輒任選職一人。又近制。負外而無館閣。得視正郎之秩。三丞
而請致仕。亦荷門子之錄。誠由盛世一統。溥天無外。銓除路廣。郡縣
負多。足以霽灑。王澤周。冒纖微之品。獎勸群吏。無為子孫之憂。然臣
之愚意。猶有不足者。夫賞延于世。雖盛王之典。而能不當官。亦先賢
所誠。今仕任之涂益廣。顧教育之道未施。且世祿之家。鮮克由禮。膏

梁之族。名為易驕。夫其生享豐餘之養。習見逸欲之靡。而不淬礪。以
先王道德恭儉之言。陶染以古賢孝友祗庸之訓。是使立身之道不
篤。蒞官之法不脩。罔知小人作業之勞。不念稼穡艱難之勤。家緒速
淪。世美鮮濟。故宜然矣。彼性知禮義之貴。心存藝文之樂。卓爾而立。
不入於邪。令器自成。其亦幾族。是以古者作為膠學。聚而教之。非惟
為國造士。固乃為臣立家也。臣伏請凡今之子弟。以資任入仕者。宜
悉籍于太學。其在都者。令日入肄業。遵古齒序之禮。臣聞師嚴而後
教導。欲尊乎教。在嚴其師。欲師之嚴。在重其位。伏願於朝士中。擇宿
儒清德名素在人者。正授博士。明立條教。使行師弟子之禮。以肅之。
比年考校。顯勤罰惰。及三年則大比。能精一大經。量策時務而通者。
送吏部依資補用。其未精通者。復留進業。必及格。始得除吏。其在外
者。以大比時赴集。升降同之。傳曰。學以從政。不聞以政入學。故夫學

古入官。量才授任。著諸典訓。若何捨之。如此。則名為責任。實經誨育。雖高華之胄。有寒素之業也。父兄必加夙夜之訓。子弟必勤講脩之志。勸勵之道立。庠序之教興。朝多世德之家。官獲稱職之吏。仰補時政。旁恢治法。非邦教之大者歟。

方平知睦州。又奏請州學名額。及公田狀曰。臣聞古之王者。建國君民。教學為先。古之教者。家有塾。黨有庠。術有序。國有學。故三王四代。盛德之世。上自天子。外及庶邦。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。未有不以學為先也。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澹。民風順睦。以得州名。邑有俊選之材。野有名節之士。先是太平興國九年。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。今至聖文宣王廟。及上請九經書于朝。蒙恩給賜。今見收管。至景祐元年。知州右司諫范仲淹拓廟西垣。建置學舍。樹立講堂。至寶元元年。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。基址嚴敞。及臣到任。塗墍墜茨以畢。

工焉。伏望陛下崇導德教之源。廣厲學官之路。俾是遠方之俗。仰霑天子之光。特與恩賜州學名目。并乞於管內荒逃係官田內量給十數頃。以給學糧。選官以領其教職。置籍以會其物費。庶游學之士。獲安隸業之所。使郡為鄒魯。家為洙泗。風化所被。恩施甚美。

神宗熙寧元年。監察御史裏行程顛上疏曰。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。得賢才為本。宋興百餘年。而教化未大醇。人情未盡美。士人微謙退之節。鄉閭無廉耻之行。刑雖繁而姦不止。官雖冗而材不足者。此蓋學校之不脩。師儒之不尊。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。竊以去聖久遠。師道不立。儒者之學。幾於廢熄。惟朝廷崇尚教育之。則不日而復古者。一道德以同俗。苟師學不正。則道德何從而一。方今人執私見。家為異說。支離經訓。無復統一。道之不明不行。乃在於此。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。各以類舉。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。悉心推訪。凡有

明先王之道。德業充備。足為師表者。其次有篤志好學。材良行脩者。皆以名聞。其高道之士。朝廷當厚禮延聘。其餘命州縣敦遣。萃於京師。館之寬閑之宇。豐其廩餼。卹其家之有無。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。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。其道必本於人倫。明乎物理。其教自小學。涵掃應對以往。修其孝悌忠信。周旋禮樂。其所以誘掖激厲。漸磨成就之道。皆有節序。其要在於擇善脩身。至於化成天下。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。其學行皆中於是者。為成德。又其次取材。識明達。可進於善者。使日受其業。稍久。則舉其賢傑。以備高任。擇其學業大明德義。可尊者。為太學之師。次以分教天下之學。始自藩府。至于列郡。擇士之願學。民之俊秀者。入學。皆優其廩給。而蠲其身役。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。亦通其優游。往來以察其行。其大不率教者。斥之從役。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。擇其道業之成。可為人師者。使教于縣。

之學。如州郡之制。異日則千室之鄉。達於黨遂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。為之立師。學者以次而察焉。縣令每歲與學之師。以鄉飲之禮。會其鄉老。學者衆。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。升於州之學。以觀其實。學荒行虧者。罷歸而罪其吏與師。其升於州而當者。復其家之役。郡守又歲與學之師。行鄉飲酒之禮。大會羣士。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。賓與其士於太學。太學又聚而教之。其學不明。行不修。與材之下者。罷歸。以為郡守學師之罪。升於太學者。亦聽其以時還鄉里。復來於學。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。謂之選士。朝廷問之。經以考其言。試之職。以觀其材。然後辨論其等差。而命之秩。凡處郡縣之學。與太學者。皆滿三歲。然後得充薦。其自州郡升於大學者。一歲而後薦。其有學行超卓。衆所信服者。雖不處於學。或處學而未久。亦得備數論薦。凡選士之法。皆以性行端潔。居家孝悌。有廉耻禮遜。通明學業。曉達治

道者。在州縣之學。則先使其鄉里長老。次及學衆推之。在太學者。先使其同黨。次及博士推之。其學之師。與州縣之長。無或專其私。苟不以實。其懷姦罔上者。師長皆除其仕籍。終身不齒。失者亦奪官二等。勿以赦及去職論。州縣之長。莅事未滿半歲者。皆不薦士。師皆取學者。成否之分數為之。賞罰。凡公卿大夫之子弟。皆入學。在京師者入太學。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。謂之國子。其有當補蔭者。並如舊制。惟不選於學者。不授以職。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。升於太學。其升而不當者。罪其監司。與州郡之師。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。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。皆如選士。國子自入學。中外通及七年。或太學五年。年及三十以上。所學不成者。辨而為二等。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。自非其後學業修進。中於論選。則不復使親民政。其下者罷歸之。雖歲滿。願留學者。亦聽。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。升

選者。皆論致太學。而考察之。為二等之法。國子之大。不率教者。亦斥罷之。凡有職任之人。其學業材行。應薦者。諸路及近侍。以聞。處之太學。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。取其賢能而進用之。凡國子之有官者。中選。則增其秩。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。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。去其聲律小碎。糊名謄錄。一切無義理之弊。不數年間。學者靡然丕變矣。豈惟得士寢廣。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。王化之本也。臣謂帝王之道。莫尚於此。願陛下特留宸意。為萬世行之。

神宗時。監察御史襄行彭汝礪論三舍疏曰。臣伏觀國子監考試上舍。依詮試例。臣伏念自王者之迹熄。而學校教養之法。不明於天下。學者以言而不及道。於是其實幾亡焉。道之方行也。陛下以天明命。奮然震起而鼎新之。放淫辭。黜邪說。造之以經術。而學士大夫知所本也。然風俗靡靡。未還忠厚。豈獨美之未成哉。亦由吾所以取之者。

其法未盡也。且夫科舉之興久矣。相因於千歲。而欲革於一旦之近。臣固自知其難也。蓋亦有漸焉。今天下之士。或聚或散。而行能之實。非可以遽察。臣以謂當自庠序始。法度之行。自近及遠。故又當自太學始。考試頗以行能為差。雖未如古。蓋非殆庶幾焉。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。比他時益當慎選。而必用糊名之法。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。且朝廷罷詩賦。廢制科。欲取之以實也。今如是。則但察其詞而已。何異於以言也。論選士在學校。不循科舉之常。恐必非其人也。今如是。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。何以異於科舉也。今六經之說。其明如日。雖老夫小子。皆得自託於義理。學文不足患也。所虞者其實未應而已。臣欲乞試內上舍。皆以文行參考。如辭理優長。行義超卓。為一等。推恩仁義無玷者。為一等。如有過關。文雖中。不與焉。夫上舍中。其恩不過免解。或遂得一命。而使人人知所以自愛。而興於

德。所施者寡。而所及者遠。夫是之謂要術。行之以漸。待之以久。百或可復矣。臣嘗侍罪學省。稍詳本末。如臣所論。眾不能廢。今所以必用封彌謄錄。欲如內舍者。恐物議難一。不敢自任其責。而朝廷所以如此者。亦以私疑之也。臣以謂陛下興起學校。方將追還三代之美。而立政造法。乃無以異於後世之科舉。則所失多矣。夫行能有素。非可以一朝一夕為之。是非所繫者眾。亦非一人之所能專也。苟得其私。第當竄其人而已。不可以非其人而廢法也。臣欲乞祇令鎖宿考校。庶幾專一。或以臺諫官一人臨之。以防議論之私。其他乞如試內舍體例。則學校之興不至廢失矣。

諫議大夫龔夬上奏曰。臣伏觀制書舉人習業之外。更試律義一道。臣竊惟周王之教。道德為先。其次六藝而已。故皆約全。而道德以一。風俗以同者。此也。陛下自熙寧以來。大闡學校。養育人材。發明經旨。

訓迪士類。今一旦以刑名之學亂之。臣所未喻。夫道德者本也。刑名者末也。教之以本。人猶趨末。况教之以末乎。臣愚欲望聖慈。追寢習律制書。俾多士專尚經旨。悉意本業。不勝幸甚。

知興元府文同乞置府學教授狀曰。臣自到本府。遂詣學舍。點檢見於處所褊狹。僻在城下。屋宇卑陋。殆不可入。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。臣因詢問僚屬。并編訪左右。所以如此不振之由。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。並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。從前每有科場。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。縱獲薦到省。皆下第無成。遂各歸還本貫。不復住此脩習。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效。更不從學。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。終是素無師範。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。臣初觀本府山川人物。土風次第。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。彼處雖至小州郡。進士常不下三四百人。而本府邑屋富盛。人民繁庶。若此。豈無秀異可教

之士以備官使。但自來上下因循。相與廢墮。使朝廷風教。獨不濡浹。寥然一方。遂絕文采。深可歎也。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。自熙寧三年到任。乃權府學教授。行能為之講說經藝。教其對答大義。誘掖後進。孜孜不倦。日授月試。皆有條緒。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。至於外郡士人聞之。間亦漸有來者。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。悉由勸獎訓勵。儻得其心有所服。自然不可制禦。而卒至成業矣。行今來舉主考第。並已該磨勘。來年正月滿當解罷。臣竊慮行去之後。俾他官承乏。料學者之所悅從。未必有能如行者。臣無躰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。雖有進士。徒具名爾。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。難得師友。臣欲望朝廷。勸會本府。并前件五州。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。乞賜詳酌。特置學官。就與行改轉。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。所貴一府五州之人。悉得就近修學。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。燦然與天下

士人相伴矣。臣職在守土。所治之下。或有可請。不敢自默。臣無任恐懼。激切屏營之至。

知制誥蘇頌上議學校法疏曰。臣聞古者立太學以教於國。設庠序以化於邑。雖王之諸子。卿大夫之子弟。及國之俊選。皆造焉。三代所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。繇此道也。自鄉遂之制壞。而學校從而廢。缺漢晉而下。代有興置。至唐而後備。上都立國子監以摠六學之務。設官則有祭酒司業為之長。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。監丞主簿掌其政令。外則京府州縣各有學。並置博士助教以主訓授之職。繇是黨庠。遂序國學之制。稍稍復矣。國朝自景祐以來。天下建學。慶曆以後。數立規程。自是諸儒知所宗尚。歲月寔久。師生益增。然而黌校之間。未聞有業成通經之士。顯著於時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。今明詔將議改制。而降意於詢訪。茲誠治世之先務。而聖主所當留神也。臣竊謂

本朝學制。大抵倣唐之舊。然而設官有未備。而教導有未至。致積日雖久而成效無聞也。何以言之。唐制學官。國學則博士助教各二人。直講四人。大成十人。學生三百人。太學四門學。則博士助教各三人。學生各五百人。而四門又有俊士八百人。律書算學。則博士助教各一人。學生五十人。至三十人。今之學官。惟直講說書共八人。而無國子太學四門之別。職事又無殿最之課。太學生止於三百人。廣文生則三歲試補。但隨秋賦而不隸兩學聽習。律學雖有其名。而無其職。書算則又闕焉。唐之學官。每歲終考校。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。學生則以業成通兩經以上者。上于監。祭酒司業策試。優者上于禮部。大成。上于吏部。今二者咸無焉。其法制滅裂如此。而欲責其一道。德而廣教化。勢不可得也。必欲別為新規。臣愚以謂積習既久。未易更張。莫若即舊法而增損之。則便而易行也。今學官八人。謂宜各令分

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說。人各講一經。春秋無三傳。禮記無周禮儀禮。並為大經。各限二年講畢。毛詩為中經。限一年半。周易尚書為小經。限一年。三人掌教授諸生。以詩賦文論經史大義及時務策。仍輪日直學。以待諸生請問疑義。并出試題目。若考校試卷。則八人通主之。其教導有方。成效顯著。為諸生稟伏者。俟及三年。委判監官聞于朝廷。望賜召試館閣職事。其不職者罷免之。學生以五百人為額。逐日早分經聽受。每經百人。仍兼習孝經論語。聽讀罷。則課習文史。每月公試。三學官考校優劣。分三等。揭名于學。以為勸沮。監丞掌其課最。主簿糾其違慢。每一經講畢。監上于判監。集官策試大義十道。次日口說十道。各定為三等。大義通十。并口說明白。能發明聖賢深蘊者。為優等。大義通六。及口說俱通者。為次等。不及六通為下等。其通一大經。或一中經。無一下經。試入優等者。上於朝廷。望加旌拔。或直送

省試。仍許特奏名次等籍。其名以俟再試甄別。下等本學常加敦勉。其文行道藝超絕。倫輩朝野所知者。不拘常例。並許舉薦。以備朝廷擢用。其律書算等。亦望各立一學。量置生徒。庶令學者粗知本原。以之入官。不至牆面也。州郡之學。每州請置經學博士一員。內舉人及三百人以上者。朝廷為選差正官。三年為一任。如能舉職有效者。任滿日本州為保薦之。乞加旌擢。其餘本州辟召有科名守選官員。或經行純粹之士。上于本路。列奏朝廷。俟旨補授。仍給本學公錢為俸。亦以三年為任。任滿保薦如正官法。內命官望加優獎。舉人即授以閑官。再授教授之職。每州仍置說書一員。以本郡有經術文行之士。為鄉里所推者充。仍從生徒眾舉。州為補置。本州無其人。則請於鄰州。使專講說。諸生聽讀課試。亦約太學之例。如有經術精博。文藝優長者。上于州。州為覆試。籍其名以補學職。俟及三年。顯有功效者。舉

送國子監。與通經者同試。縣學置助教一員。推舉如州。說書例兼主講說教授之事。諸生有業成通經者。上于州學。與通經者校試舉送。州縣既立學校。須藉公費。望許標撥本處閑田。或戶絕及僧寺莊土多處。斟酌移割入學充職田。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。州縣為差人主持。勾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。條約既備。獎勵既行。則人人各務本業。窮經學文。不三五年可以丕革舊俗矣。

宗丞劉摯乞增宗學官俸狀曰。臣所領職事。偶有管見。不敢自避。僭冒之罪。而苟簡不言。伏覩治平制詔。增立宗室教學之法。設教授官。通大小學幾三十員。其講授課試條式。明具。逐官除本俸及月請。殮錢六十千外。別無添給。而宮院承例。衆率私錢充為月給。多者三五千。其下不減二十千。臣等伏以諸宮宗室。聰讀員數不等。大學小學亦復人數不同。而學官月給取足其間。故其斂率之法。參差各異。

或以俸入均割。或從員數分定。或大小學通融。或逐學各自承數。大槩員多或俸優。則所斂輕而易供。員少或俸薄。則所出多而難集。取予緩急。亦又繫夫賓主恩意得失之間。故輸者受者。皆有幸不幸焉。以至興訴投訟。本司為之督索。蓋此錢本非官為立制。互生詞說。理難齊一。臣再惟教官於學者。既為仰給之地。則俯仰顧私。恐少肯以教人之意。飭厲自任。至其甚也。將必有委曲諂媚。相事於詖諧宴集。以求容悅者。蓋利之所在。人之常情。師生之分。無由兩立。凡此甚非朝廷養訓宗子。崇嚴學官本意。臣等不勝愚歎。欲乞將諸教授。比在京職事官。明立添支。稍優其數。舊例宮院所供月錢。一皆禁罷教者。既無懷私之慮。得以展意於其職。學者又免會斂之煩。而不得持此相為輕重。師道少抗。然後所謂程課可得而加察矣。臣等竊嘗計之。使學官員數常足。而誠聽增俸之優。其所加費為緡錢。歲纔三數千。

爾恭惟朝廷養士之制。新美完具。太學生千計。而郡國增立教官。緣學經費。無請不獲。所以樂育人材。恩施甚厚。願豈於宗學小費。乃有愛惜。特有司未經申論。因循至此。伏望赦其愚。裁行之。時議建武學。同修起居注張璪上言曰。古之太學。舞干習射。受成獻功。莫不在焉。文武之才。皆自此出。未聞偏習其一者也。請無問文武之士。一養于太學。

知諫院兼領國子監事陳襄上奏曰。臣伏覩先降詔書。令兩浙已下至臺閣。臣僚建議學校貢舉之制。得以上聞者。茲見陛下講求至治。思得求賢養士之要。以興起王業也。臣近以諫官兼領國子監事。每至太學。視其齋舍頽弊。生徒挑撻。官吏苟簡。殊無法度。竊謂太學者。天子教化之宮。自古聖帝賢王。莫之敢廢。晉漢而下。雖無先王之法。然猶置師弟子。多及千數。唐貞觀中。規制益庶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。

博士生員。與蕃夷子弟游於學者。僅至八十餘員。豈國朝儒學之盛。踳越漢唐。而弦誦之地寂寥至此。臣實耻之。蓋藝祖創業。未遑斯事。當時謀議之臣。識慮不遠。因循百年。未有太學。今生員所居。乃是司業廳事。與朝集數位而已。天下徯望。必行於陛下之手。事得其本。為之甚易。但陛下先求賢哲之士。使居師長之位。百度興葺。乃其不事。可以不勞而成矣。伏見前授試大理評事充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。性行純明。專於古學。甘貧守道。不苟仕進。語默出處。非義不由。道德未加。而人信之。此可謂以身治人者也。前授安州司戶參軍。充國子監直講。陳烈。忠孝仁勇。根於誠性。行與道合。心與俗違。博通群經。而尤明於禮學。思一物不獲其所。則其心憂焉。仁宗朝嘗以學官召之。數命不起。此可謂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。二子之道則同。而其用或異。皆所謂學孔子者也。方今立園有道之士。求

烈與秩。未見其比。陛下方大有為之時。捨如是人而使窮居家食。恐非虞舜之舉十六相。文王待二老之意也。如陛下未即置諸左右。姑以禮命召至太學。使居博士之職。以經授弟子。帥宗室公卿之子弟。與國之後選。咸得執經肄業。而以師禮處之。庶乎其可致也。有鄉貢進士管師常者。履行正固。經術專精。東南士人多所從學。更練民事。而適於時用。嘗為太學正。衆論推服。鄉貢進士程頤者。有高堅之行。懷經濟之學。廷試不第。無復進取。守道用晦。名聞公卿。近聞諸路搜訪遺逸。以應赦書。師常與頤咸與薦達。亦望聖恩。並除國子監一助教之名。庶幾太學生員有所規法。語曰。舉逸民。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正謂此也。所有近詔諸臣議學之制。論者固多。伏望陛下選擇近臣。須付詳定。取其合於王制者。立為一代之法。願不為淺者之論而遂沮止。則天下幸甚。

哲宗元祐元年。左正言朱光庭乞擇名師主太學狀曰。臣竊以立國家太平之基本者。莫急於人材。養天下人材之成就者。莫先於庠序。朝廷務要廣求人材。而不素為之養。則何由而得。今上庠與州郡學校。雖名為興賢。而無養人材之實。所以然者。蓋無名師之故也。夫所謂名師者。其經術足以窮聖蘊。其行義足以為人表。又能至誠以教。養為己任者是也。昔在仁宗朝。詔胡瑗典太學。當是時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。所以成就人材為多。至今未見其繼者。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。無其人。患在不求之也。今庠序之中。不見以禮義教養。唯見以苛禁繩治。其所習經術。所修行義。孰為發明。孰為觀法。學官者區區自顧。苛禁之不暇。奚暇治禮義哉。甚非所以為首善之地也。今朝廷所去弊政。幾欲盡而所修善政。未甚聞。臣以謂所修善政。莫先於置名師。興學校。以養人材。首善自京師。而風動天下。伏望聖慈。詔大臣博

求真儒為天下所共推者。使主太學。以教養為己任。罷三舍之弊法。去一切之苛禁。專務以禮義教養多士。自然可以成就人材。為陛下立太平之基本。臣願陛下留神。天下幸甚。

左司諫王岩叟乞罷三舍法狀曰。臣聞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艱。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。三舍是也。三舍之法。雖有高材異能。未見能取而得之。而奔競之患起。而賄賂之私行。賄賂之私行。而獄訟之禍興。獄訟之禍興。而防猜之禁繁。博士勞於簿書。諸生困於文法。非復混然養士之體。而庠序之風。或幾乎息。此識者之所共嘆也。臣竊謂庠序者。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。以定其志業。養其名譽。優游舒徐。以待其成。今乃科舉之外。別開進取之多岐。以支離其心。而激其爭端。使利害得失。日交戰於胷中。損育德善道之淳意。非所以篤教化。成人材也。臣愚乞鑒已然之弊。罷三舍法。開先

生弟子不相見之禁。示學士大夫以義講解之餘。止於公私試第。高下如昔時。自足以獎材氣。而厲風聲。使多士欣欣於從學。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。為四方矜式矣。

岩叟又請用薦舉之士為學官。乞罷試法。疏曰。臣伏以砥名礪行。以待用於世者。士人之所以自處也。養士人之節。以成就其美。而風天下之俗者。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。臣竊見內自太學。外至州郡學官。之制。皆令就試。四方之士。區區於進卷。屑屑於程文。不憚奔馳之遠。淹留之久者。願豈其心哉。祿任迫之有不得已耳。甚非所以重師道。崇儒風。惜士人之節也。禮曰。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孟子曰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。今立法如此。使人人自求為師。欲天下之民知敬學。恐不可得。臣愚伏望聖慈。令罷此法。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。以重教導之選。為天下勸。

御史中丞劉摯乞重修太學條制狀曰。臣切以學校之制。主於教育人材。非行法之地也。羣居衆聚。帥而齊之。則誠不可以無法。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。宜有禮義存焉可也。比歲太學屢起大獄。其事一出於誣枉。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。煩苛疑密。士之學其間者。轉身舉足。輒蹈憲網。束濕愈於治獄。條目多於防盜。上下疑貳。求於苟免。先王之意。禮義科旨。逝已盡矣。法有不可怪者。博士諸生。禁不相見。教諭無所施。質問無所從。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。謂如此。則請問者對衆。足以為證佐。以防私請。以杜賄謝。嗟夫。學之政令。豈不大繆。先王意哉。私請賄謝。如是真可以絕之乎。而又齋數不一。不可以隨經分隸也。故使之兼巡。如周易博士。或巡治禮之齋。禮學博士。復巡治詩之舍。往往所至。備禮請問。相與揖諾。至或不交一言而退。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。師生問對。憤懣開發。相與曲折反復。諄諄善誘。蓋

其意不如是之踈也。其道不如是之薄也。先王之於天下。遇人以長者。君子之道。則下必有長者。君子之行。而報乎上者。斯有禮也。遇人以小人。犬豕之道。則彼將以小人。犬豕自為。而報乎上者。不能有義也。况夫學校之間。我太學自置三舍之法。寥寥至今。未嘗應令成就一人。豈真無人也。主司懲前日之禍。畏罪避謗。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。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。而置之。上第哉。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。而有司以法害之也。臣愚欲望聖慈。詳酌罷博士諸生。不許相見之禁。教誨請益。聽其在學往還。即私有干求饋受。自依律勅。仍乞先次施行外。應太學見行條制。委本監長貳。與其屬看詳。省其煩密太甚。取其可行。便於今者。有所增損。著為科條。上之禮部。本部再行詳定。上之三省。以聽聖斷。

摯又上奏曰。臣昨者建言太學條制煩密。失養士之意。乞下有司。別

行修立。後蒙朝廷選官置局。及今已久。未見成法。緣所差官各有本職。不得專一集議。無臣竊以謂庠序之制。教育以成其材。獎勵以進其志。群居衆聚。略為約束。自古以來。法之施於學校者。其本不過如斯而已。然則為今之議。無大措置。獨可按據舊條。考其乖戾。恭甚者。刪去之。而存其可行可久。便於今者。則所謂學制。可以一言而定矣。若乃高閣以慕古。新奇以變常。非徒無補。而又有害。夫職親於諸生。而習知其情偽者。宜莫如學官也。使其因人情利害而為之法者。亦莫如學官也。然則安用以他官置局為哉。故臣前日奏請止乞令本學立法。上禮部。禮部再加參詳。上三省以待聖斷。誠如臣言。學制成久矣。今置局半年。聚議既希。闊而議官各持所見。紛然異同。無所折衷。學者疑惑。趣向未安。欲望聖慈。指揮罷修定學制。所檢會臣今年二月十五日所奏。止以其事責在學官。正錄以上。將見行條制去。留

修定。嚴立近限。次第條上。取旨施行。所貴因革不失其當。法令速成。以便學者。以述先帝興學之旨。以副陛下造士之意。

四年。龍圖閣學士。朝奉郎。知杭州。蘇軾上奏曰。臣伏見本州州學。見管生員二百餘人。及入學。參假之流。日益不已。蓋見朝廷專用儒術。更定貢舉條法。漸復祖宗之舊。人人慕義。學者日衆。若學糧不繼。使至者無歸。稍稍引去。甚非朝廷樂育之意。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。賜與州學印貨收錢。以助學糧。或乞賣與州學。限十年還錢。今蒙都省指揮。只限五年。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。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伯八十三文。若依限送納。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伯九十七文。五年之間。深為不易。學者旦夕闕食。而望利於江海之中。增損涓滴。了無所覺。徒使一方士民。以謂朝廷既已捐利。

與民。廢罷市易。所放欠負。動以萬計。農商小民。銜荷聖澤。莫知紀極。而獨於此。飢寒儒素之士。惜毫末之費。猶欲於此。追收市易之息。流傳四方。為損不小。此乃有司出納之吝。非朝廷寬大之政也。臣以侍從。備位守臣。懷有所見。不敢不盡。伏望聖慈。特出宸斷。盡以市易書板。賜與州學。更不估價收錢。所貴稍服士心。以全國體。

元祐中。越州學教授慕容彥逢奏曰。臣伏觀神宗皇帝。恢崇太學。以幸教多士。製堂及齋名。以寓訓迪。學者游於斯。仰之若日星之麗乎上也。陛下緝熙先猷。州縣學校。咸建師長。命以貢士。而名堂及齋。類多前日官司。隨意建立。或怪僻不馴。或稽考無據。或違背經旨。以此揭示多士。甚未稱朝廷育材之意。臣愚欲乞府界及諸路州縣學。應堂及齋名。除不許用太學敦化等堂名。及論考烝髦等職事齋名外。並須用太學諸齋名。即不得存留舊名。及別有創立。如蒙聖允。乞下

有司頒降施行。

元符中。彥逢為太學博士。又上奏曰。臣伏觀陛下。追述神考美意。自京師下至郡縣。恢崇學校。以幸教天下。增置諸路教官。所選唯經術行義之士。三代庠序之盛。宜無以加此。然諸路教官。奉行貢士法事。體比昔為重。今員數既衆。又皆一時之選。而資任多係選人。國子監長貳。歲舉改官止八人。施之太學。正錄且猶不給。况諸路教官如此。其衆邪。伏望聖慈。持詔有司。稍增國子監長貳。舉官舊格。使凡預師儒之選者。益知自重。以稱陛下長育人材之意。

哲宗時。太學正葛勝仲。進養士圖籍劄子曰。臣竊以三代之盛。班治顯設之方。尤備於成周。而周之隆教。養作成之法。獨推於文武。文王之詩曰。不顯亦臨。無射亦保。故其效至於多士。以寧。武王之詩曰。豐水有芑。武王豈不仕。故其效至於無思不服。雖聖人以神道設教。其

精神心術之妙不可推測。意者殆將以作人顛後為長久無窮之計。非特謀用於一時以康庶事而已。棧樸云。周王壽考。遐不作人。下武云。於萬斯年。不遐有佐。故子孫賴之。而國以長。赫嗚呼盛哉。天祐斯文。越數千年而復生上聖。應世覺民之迹。若合符節。恭惟皇帝陛下。以徇齊淵懿之資。履熙洽隆平之運。聖學高明。道心昭徹。燭見治本。在崇化厲賢。故自躬斷。已來首議學政。大開雍頌。而於以育才。衆聯師儒。而命之分教。以賓興攷勸之法。革科舉循沿之陋。陞進之令。類出於親製。程試之文。每塵於乙覽。一歲餘廩。無慮數百萬。別為一司。經畫均制。不取於縣官。而坐以餘羨。且命諸道。各售常產。以資永業。行之十有餘年。典法大備。彬彬新美之才輩出。而晏晏忠厚之俗已成。雖詩歌文武之感。無以進焉。既又命禮部。以天下養士之額。舍字之數。費用之多寡。田業之頃畝。載之圖籍。掌在有司。臣等恭承詔旨。

討論編次。隨類編括。厯克成書。取大觀二年歲終為率。既以逐州縣離為析數。又以天下合為總數。凡二十有四路。而中都兩學之費。不與焉。彼漢中世。增弟子員三千人。而唐太宗千一百區。載之史牒。已稱其盛。願視今日。何足道哉。所有天下養士圖籍。凡二十有五冊。謹隨狀上進。干冒宸扆。無任戰悸屏營之至。

畢仲游上奏曰。天下之事。有至近且狹。偶得其道而行之。則雖累百世而不倦。有甚大極重。不得其道。則終無補於天下。今所謂律令。臯陶之刑也。增損隆殺。近所以為治之道。遂成不刊之書。學校之設。欲以進賢養士為太平之具。不得其道。至今設為虛器而已。蓋甚可嘆也。古者家有塾。黨有序。國有學。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於其中者。蓋欲使知君臣之義。父子之親。長幼之節。明是非。一好惡。積道藝以為天下之用。顏子不遷怒。不貳過。孔子謂之好學。而後世

姑益賦廩。督課業。嚴禁令。以從事。豈古人所以為學之道邪。其君臣之義。父子之親。長幼之序。所以明是非。一好惡。為道藝者。猶未備也。而又欲麗師堂。廣三舍。眾徒弟以為盛。其去道愈遠。蓋聞熙寧之初。變詩賦為經義。以取士。增太學。郡國學官。設三舍。改定式令。以布行之。四方之人。至京師者。幾數千。而是非不明。好惡不一。道藝進取。未有異也。而今復欲變經義。為詩賦。退學官。更定式令。以從事。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。果又在邪。以略言之。三代鄉舉里選之法。雖難卒行。宜亦倣其大者。使士大夫有以自得。而後詔先生博士率以君臣之義。父子之親。長幼之序。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。而詩賦經義。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。行同能偶。然後序之別。為貢舉。以待科舉之士。存之而勿論。要使以優游和易而不迫。化其心而勿強。復其迹。則庶乎先王所以為學之。久而久以歲月。則遂將適於實用。不為虛器。

而徒設。天下幸甚。

